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湘山野錄 第二卷

真宗居藩邸，升儲宮，命侍講邢昺說《尚書》凡八席，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皆數四。既即位，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〇一年之間，雖車輅巡封，遍舉曠世闕典，其間講席歲未嘗輟。至末年，詔直閣馮公元講《周易》，止終六〇四卦，未及《繫辭》，以元使虜，遂罷。及元歸，清軀漸不豫。後仁宗即位半年，侍臣以崇政殿閣所講遺編進呈。方冊之上，手澤凝篆，及細筆所記異義，歷歷盡在。兩宮抱泣於靈輅數日。命侍臣撰《講席記》。僕射相國王公至道，丙申歲，為譙幕，因按逃田、饑而流亡者數千戶，力謀安集，疏奏乞貸種粒、牛、糧，懇訴其苦。朝廷悉可之。一夕，次蒙城驛舍，夢中有人召公出拜，空中紫綬象簡者，貌度凝重，如牧守赴上之儀，遣一綠衣中童遺公曰：「以汝有憂民深心，上帝嘉之，賜此童為宰相子。」受訖即寤。迨曉，憩食於楚靈王廟，作詩志於壁。是夕，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。後果生一子，即慶之是也。器格清粹，天與文性，未〇歲，公已貴，蔭為奉禮郎。恥門調，止稱進士，或號棲神子，惟談紫府丹臺間事。有《古木》詩：「不逢星漢使，誰識是靈槎。」祥符壬子歲，謂所親曰：「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，只是吾父未受相印，受，則吾去矣。」不數日，公正拜，慶之已疾。公憶丙申之夢，默不敢言。不逾月，慶之卒，年〇七。真宗聞其才，矜恤特甚，命尚宮就宅加贈襪，詔賜進士及第，焚誥於室。

徐騎省鉉在江南日，著書已多，亂離散失，〇不收一二，傳者止文集二〇卷。方成童，鉉於水濱，忽一狂道士醉叱之，曰：「吾戒汝只在金魚廟，何得竊走至此！」以杖將怒擊。父母亟援之。仍回目怒視曰：「金魚將遷廟於邠，他日撻於廟亦未晚。因」不見。後果謫官於邠，遂莫，無子。

石守道介，康定中主盟上庠，酷憤時文之弊，力振古道。時庠序號為全盛之際，仁宗孟夏變輿有玉津鑿麥之幸，道由上庠。守道前數日於首善堂出題曰《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》，糊名定優劣。中有一賦云：「今國家始建〇親之宅，新封八大之王。」蓋是年造〇王宮、封八大王元儼為荊王之事也。守道晨興鳴鼓於堂，集諸王謂之曰：「此輩鼓篋游上庠，提筆場屋，稍或出落，尚騰謗有司。悲哉！吾道之衰也。如此是物宜遽去，不爾，則鼓其姓名，撻以懲其謬。」時引退者數〇人。

高副樞若訥，一旦召姚嗣宗晨膳，忽一客老郎官者至，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。日既高，賓主盡餒，無由其去。姚亦關中詩豪，辨謔無羈，潛計之，此老非玩不起。果又舉《甘露寺閣》詩云：「下觀揚子小。」姚應聲曰：「宜對『卓末狗兒肥』。」雖慍，不已。又舉《秋日峽中感懷》曰：「猿啼旅思淒。」姚應曰：「好對『犬吠王三嫂』。」老客振色曰：「是何下輩？余場屋馳聲二〇年。」姚對曰：「未曾撥斷一條弦。」因奮然而去。高大喜，因得就匕。

一歲，潭州試僧童經，一試官舉經頭一句曰：「三千大千時谷山。」一閩童接誦輟不通，因操南音上請曰：「上覆試官，不知下頭有世界耶？沒世界耶？」群官大笑。

安鴻漸有滑稽清才，而復內懼。婦翁死，哭於柩。其孺人素性嚴，呼入總幕中詬之曰：「汝哭何因無淚？」漸曰：「以帕拭乾。」妻嚴戒曰：「來日早臨（去聲。編按：喪哭之意。），定須見淚。」漸曰：「唯。」計既窘，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。大叩其額而慟。慟罷，其妻又呼入窺之。妻驚曰：「淚出於眼，何故額流？」漸對曰：「僕但聞自古云：『水出高原。』」鴻漸《秋賦》警句曰：「陳王閣上，生幾點之青苔；謝客門前，染一溪之寒水。」有才雅，以涼德盡掩之，然不聞有遺行。

魏侍郎權初知廣州，忽子城一角頽墜，得一古磚，磚面範四大字云「委於鬼工」，蓋合而成魏也。感其事，大築子城。才罷，詔還，除仲待制簡代之。未幾，儂智高寇廣。其外城一擊而摧，獨子城堅完，民逃於中，獲生者甚眾。賊退，帥謫筠州。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，加諫議，再知廣，二年召還。公以築城之效，自論久不報，有《感懷》詩曰：「羸羸霜髮一衰翁，蹤跡年來類斷蓬。萬里遠歸雙闕下，一身閒在眾人中。螭頭賜對恩雖厚，雉堞論功事已空。淮上有山歸未得，獨揮清涕灑春風。」文潞公采詩進呈。加龍圖，尹京。魏詩精處，《五羊書事》曰「誰言嶺外無霜雪，何事秋來亦滿頭」之句。

鄭內翰毅夫公知荊南，一日，虎入市齧數人，郡大駭，競修浮圖法禳之。鄭公論士民曰：「惟城隍廟在子城東北，實間井條焉，荒頽久不葺，汝曹盍以齋金修之。」獨一豪陳務成者前對曰：「某願獨葺，不須齋金也。」因修之。換一巨梁，背鑿一竅，闕一版於竅中，字在其下，宛若新墨，云「惟大周廣順二年，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」。其傍大題四字，曰「遇陳則修」。陳氏以緹巾襲之獻於府。鄭公奇之，特為刊其事於新梁之齋，其末云：「噫！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？寧得先知之神乎？可疑者，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？治平丁未歲〇月，安陸鄭解於荊南畫堂記之。」後，今大參元公鎮荊，文瑩因道其事，願以其文刻於廟，求公一後序，以必信於世，公欣然諾之。未幾，以翰林召歸為學士，逮參大政，茲事因寢，尚鬱於心。

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《周易》，至節卦，有「慎言語，節飲食」之句。楊以語樸，仁宗反問賈魏公曰：「慎何言語？節何飲食？」魏公從容進其說曰：「在君子言之，則出口之言皆慎，入口之食皆節；在王者言之，則命令為言語，燕樂為飲食。君天下者當慎命令，節燕樂。」上大喜。後講《論語》，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，講至「自行束脩以上」之文，忽進數談，殆近乎覆，曰：「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，況餘人乎？」侍筵群公驚愧汗浹。明日，傳宣經筵臣僚各賜〇緘。諸公皆恥之，方議共納，時宋莒公庠留身，奏：「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，自當深譴，反以錫賜，誠謂非宜。然餘臣皆已行之，命拜賜可也。若臣弟祁，以臣在政府，於義非便，今謹獨納。」上笑曰：「若卿弟獨納，不獨妨諸臣，亦貽某人之羞。但傳朕意受之。」

祥符四年，駕幸汾陰，起偃師，駐蹕永安。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胎範奏：「卯時二刻，日有赤黃輝氣，變為黃珥，又變紫氣，已時後輝氣復生。」

祥符四年正月，天書至鄭州，有鶴一隻西來，兩隻南來，盤旋久之不見。是日午時，車駕至行宮，復有鶴三隻飛於行宮之上。寇忠愍罷相，移鎮長安，惊恍牢落，有戀闕之興，無階而入。忽天書降於乾祐縣，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，俾公保明人奏，欲取信於天下。公損節遂成其事，物議已譏之。未幾，果自秦川再召入相。將行，有門生者忘其名請獨見，公召之，其生曰：「某愚賤，有三策輒瀆鈞重。」公曰：「試陳之。」生曰：「第一，莫若至河陽稱疾免觀，求外補以遠害。第二，陸觀日，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，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。第三，不過入中書為宰相爾。」公不悅，揖起之。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，中有「好去上天辭將相，歸來平地作神仙」之句，蓋亦警之為赤松之游。竟不悟，至有海康之往。

汝州葉縣大井澗，忽得一石，上刻四句云：「葉邑之陰，汝潁之東。茲有國寶，永藏其中。」葉人大惑，謂之「神石」，置於縣祠中，享禱日盛。貪夫至有濬井掘田、願求國寶者，累歲未已。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，有一礎為柱所壓，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，曰「賦世永算，享國巨庸。子賢而嗣，命考而終。」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，其韻頗協；量之，復長短無差。白邑宰，取其礎觀，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志爾，安礎時欲取其方，因裁去，餘石棄井中，後得之。遂解惑焉。

呂申公累乞致仕，仁宗眷倚之重，久之不允。他日，復叩於便坐。上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詢之曰：「卿果退，當何人可代？」申公曰：「知臣莫若君，陛下當自擇。」仁宗堅之，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，曰：「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，則臣所不知。必欲圖任老成，鎮靜百度，周知天下之良苦，無如陳某者。」仁宗深然之，遂大拜。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，無以形其意，因撰《燕詞》一闕，攜觴相館，使人歌之曰：「二社良辰，千秋庭院，翩翩又見新來燕。鳳凰巢穩許為鄰，瀟湘煙螟來何晚。亂入紅樓，低飛綠岸，畫梁時拂歌塵散。為誰歸去為誰來，主人恩重朱簾捲。」申公聽歌，醉笑曰：「自恨捲簾人已老。」文惠應曰：「莫愁調鼎事無功。」老於巖廊，醞藉不減。頃為浙漕，有《吳江》詩：「平波渺渺煙蒼蒼，菰蒲才熟楊柳黃。扁舟繫岸不忍去，秋風斜入鱸魚鄉。」又《湖州碧瀾堂》詩：「苕溪清淺雪溪斜，碧玉光寒照萬家。誰向月明終夜聽，洞庭漁笛隔蘆花。」

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，凌，博雅君子也，蔡君謨、吳春卿皆昔師之，素稱韓墨之妙。時寺閣有舊題二〇九字

在壁者，字可三寸餘，其體類顏而逸，勢格清美，無一點俗氣。其語數句，又簡而有法，云：「楊孜，襄陽人，少以詞學名於時，惜哉不歸！今死矣，遺其親於尺土之下，悲夫！」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，不忍去。恨不知寫者為誰，又不知所題之事。後詰之於襄人，乃楊庶幾學士，死數載，棄雙親之殯在香嚴界佛舍中已廿年。

鄭毅夫公翰林為學士。後數月，今左揆王相國繼入。其玉堂故事，以先入者班列居上。鄭公奏曰：「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，今班列翻居其上，臣所不遑，欲乞在下。」主上面諭之，揆相固辭曰：「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？」又數日，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，主上特傳聖語：「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，不得為永例。」後揆相為鄭父紓志其墓，語筆優重，至挽詞有「欲知陰德事，看取玉堂人」之句，佳其謙也。

潘佑事江南，既獲用，恃恩亂政，譖不附己者，頗為時患。以後主好古重農，因請稍復井田之法，深抑兼並，民間舊買之產使即還之，奪田者紛紛於州縣。又按《周禮》造民籍，曠土皆使樹桑，民間舟車、碓磑、箱篋、鑿釧之物悉籍之。符命旁午，急於星火，吏胥為奸，百姓大撓，幾聚而為亂。後主寤，急命罷之。佑有文而容陋，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，有絕態。一日晨妝，佑潛窺於鑿臺，其面落鑿中，妻怖遽倒，佑怒其惡己，因棄之。佑方卯，未入學，已能文，命筆題於壁曰：「朝游蒼海東，暮歸何太速。祇因騎折玉龍腰，謫向人間三□六。」果當其歲誅之。

詩人鮑郎中當，知睦州日，嘗言桐廬縣一民兼並刻剝，閭里怨之，盡詛曰：「死則必為牛。」一旦死，果鄰村產一白牛，腹旁分明題其鄉社、名姓。牛主潛報兼並之子。亟往窺子，既果然，亦悲恨無計。又恐其事之暴，欲以價求之。其民須得百千方售，其孤亦如數贈之。既得之，遂豢於家。未幾，一針筆者持金□千首於郡曰：「某民令我刺（人聲）字於白牛腹下，約得金均分，今實不均，故首之。」吏刺刺時之事。曰：「以快刀剃去毳毛，以針墨刺字，毛起，則宛如天生。」鮑深嫉之，黥二奸，竄於島。

慶歷中，一日，丞相將出中書，候午漏未上，因從容聚廳閒話，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閭閻之盛。諸公屈指，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，武臣惟夏宣徽守贇之家。堂史馳白韓、夏二宅，以為美報。

冲晦處士李退夫者，事矯怪，攜一子游京師，居北郊別墅，帶經灌園，持古風以外飾。一日，老圃請撒園莢，即《博物志》張騫西域所得胡莢是也。俗傳撒此物，須主人誦狼語播之則茂。退夫者固矜純節，執菜子於手撒之，但低聲密誦曰：「夫婦之道，人倫之性。」云云，不絕於口。夫何客至，不能訖事，戒其子使畢之。其子尤矯於父，執餘子咒之曰：「大人已曾上聞。」皇祐中，館閣以為雅戲，凡或淡話清談，則曰：「宜撒園莢一巡。」

馮大參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，會小宗者庸謬寡鑿，堅欲黜落，又欲置於末綴。時鄂倅南宮誠監試，當折封定卷，大不平，奮臂力主之，須俾魁送。小宗者理沮，不免以公冠於鄉版。果取大魁，釋褐除荊南倅。南宮遷潭倅，公以詩寄謝曰：「嘗思鵬海隔飛翻，曾得天風送羽翰。恩比丘山何以戴，心同金石欲移難。經年空歎音題絕，千里長思道義歡。每向江陵訪遺治，邑人猶指縣懸看。」箋云：「江陵縣類，即君臨時親墨也。」

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守，張尚書詠移書也：「張老子今年七□矣，氣血衰劣，湏然沉昏，人靜自守，以真排邪。忽睹來緘，不審大年官若是，而守若是。又思大年氣薄多病，應遂移疾之請。盛年辭榮，是名高格。若智不及，氣屑屑罹禍者，自古何限？大年素養道氣，宜終窶掃地，莫致潤屋，得君得時，無害生民。大年知張老子乎？老子心無蘊畜，絕情絕思，顧身世若脫屣，豈能念他人乎？大年自持。不宣。詠白。」其語直氣勁，如乖崖之在日。干寶《晉書》稱王獻之嘗云「吾於文章書札，識人之形貌情性」，真所謂也。

崔公誼者，鄧州德學生也，累舉不第，後竟因舅氏賈魏公蔭，補莫州任丘簿。熙寧初，河北地震未已，而公誼秩滿，挈家已南行數程。一夕，宿孤村馬鋪中，風電陰黑。夜半，急叩門呼曰：「崔主簿在否？」送還僕曰：「在。」又呼曰：「莫州有書。」崔聞之，方披衣遽起，未開門，先問：「何人書？」曰：「無書。只教傳語崔主簿，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，輒敢擅逃過河，已收魂岱岳，到家速來。」迨開門，寂無所睹。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，陳卿時知壽州。崔度其必死，遂兼程送妻孥至壽陽，次日遂卒。

寶元己卯歲，予游泗州昭信縣，時大龍胡公中復初筮尉此邑，因獲謁之。一日往訪，其廳已摧，延別齋會話，且述棟撓之由，云：「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，凡直更者無一夕不在其下。今日五鼓忽摧，僕大驚，已謂更人必蠶粉矣，急開堂扉呼之，五吏俱聲啞。僕怪問曰：「汝輩夜來何處打更？」更夫對曰：「某等皆見甲士數人，仗戈叱起，令速移東廊，稍緩則死。時驚怖顛仆，疾走而去，未及廊，其廳已摧。」公因謂予曰：「臺隸，賤人也，動靜尚有物衛之，況崇高聰明乎？」予後還餘杭，猶憶公以詩送行，有「談經飛辨伏簪紳，杯渡西來訪故人」之句。

太宗善望氣。一歲春晚，幸金明，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，兩大下。時有司供擬無兩仗，因駐蹕轅門以避之。謂左右曰：「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二人。」蓋二夏昆仲守恩、守贇在營方卯，後侍真廟於藩邸，當龍飛，二公俱崇高。後守恩為節度使、守贇知樞密院事，終於宣徽南、北院使。

胡大監旦喪明歲久，忽襄陽奏人，胡某欲詣闕乞見。真宗許之。既到闕，王沂公曾在中書，謂諸公曰：「此老利吻。若獲對，必妄訐時政。」因先奏曰：「胡某瞽廢日久，廷陛蹈舞失容，恐取笑於仗衛，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因。」真宗令中人閤門傳宣，送旦於中書，或有陳敘，具封章奏上。胡知必廟堂術也，甚憾之。至堂方及席，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，列拜於前，旦但長揖。方坐，沂公問丈曰：「近日疾增損如何？」胡曰：「近亦稍減。見相公、參政只可三二分來人。」其涼德率此。再問所來之事，堅乞引對。中人再傳聖語。既無計，但言襄陽無書乞賜一見。諸相曰：「此必不可得。」急具札子奏，批下，奉聖旨依奏，乞見宜不允。

尹師魯為涇帥，與劉滬、董士廉輩議水澗城事。既矛盾，朝旨召尹至闕，送中書，給紙札供析。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，令堂吏置一甌投尹曰：「傳語龍圖，不欲攀請，只令送茶去。」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屈，笑謂諸公曰：「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來，漿水亦嚙不下。」師魯之幄去政堂切近，聞之，擲筆於案，厲聲曰：「是何委巷猥語，輒入廟堂？真治世之不幸也！」集相愧而銜之。後致身於禍辱，根於此也。

范文正公鎮青社，會河朔艱食，青之輿賦移博州置納。青民大患輦置之苦，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。公止戒民本州納，價每斗三鍰，給抄與之，俾簽幕者挽金往幹，曰：「博守席君夷亮，余嘗薦論，又足下之婦翁也。攜書就彼，坐倉以倍價招之，事必可集。齎巨榜數□道，介其境則張之。設郡中不肯假廩，寄僧舍可也。」簽稟教行焉。至則皆如公料。村斛時為厚價所誘，貿者山積，不五日遂足。而博斛亦衍，斛金尚餘數千緡，隨等差給還。青民因立像祠焉。

舒州祖山因芟薙蘿蔓，得一詩，刻在峭壁，乃杜牧之《金陵懷古》也。曰：「《玉樹》歌沉王氣終，景陽兵合曙樓空。梧楸遠近千家塚，禾黍高低六代宮。石燕拂雲晴亦雨，江豚翻浪夜還風。英雄一去豪華盡，唯有江山似洛中。」遍閱集中無之，必牧之之作也。又《薛許昌集》中見之。

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，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，以書薦謁錢希白公易。時以才名，方獨步館閣。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，不容通謁。冀公伺促門下，因厲聲詬闖人。術者遙聞之，謂錢曰：「不知何人耶？若聲形相稱，世無此貴者，但恐形不副貌耳。願邀之，使某獲見。」希白召之。冀公單微遠人，神骨疏瘦，復贅於頸，而舉止山野。希白蔑視之。術者悚然，側目瞻視。冀公起，術者稽顙興歎曰：「人中之貴有此□全者！」錢戲曰：「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？」術人正色曰：「公何言歟！且宰相何時而無，此君不作則已，若作之，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，至死有慶而無弔。不完者，但無子爾。」錢戲曰：「他日將陶鑄吾輩乎？」術者曰：「恐不在他日，即日可待。願公毋忽。」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，冀公已真拜。

唐質肅公介，一日自政府歸，語諸子曰：「吾備位政府，知無不言，桃李固未嘗為汝輩栽培，而荆棘則甚多矣。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，惟自勉而已。」

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，東吳端清之士也。方強仕之際，已恬於進。撰一闕以見志，曰：「掛冠歸去舊煙蘿，閒身健，養天和。功名富貴非由我，莫貪他，這岐路，足風波。水晶宮裡家山好，物外勝游多。晴溪短棹時時醉，唱裡棲羅，天公奈我何？」後將引年，方得請為三茅宮僚，始有「養天和」之漸，夫何已先朝露，歌此闕幾三〇年。信乎！一林泉與軒冕難為必期。

宋九釋詩，惟惠崇師絕出，嘗有「河分崗勢斷，春入燒痕青」之句，傳誦都下，籍籍喧著。餘繼遂寂寥無聞，因忌之，乃厚誣其盜。閩僧文兆以詩嘲之，曰：「河分崗勢司空曙，春入燒痕劉長卿。不是師兄偷古句，古人詩句犯師兄。」

寇萊公，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，探闕分題，丞相得《池上柳》「青」字韻，崇得《池上鷺》「明」字韻。崇默繞池逕，馳心於杳冥以搜之，自午及晡，忽以二指點空，微笑曰：「已得之，已得之。此篇功在『明』字，凡五押之俱不倒，方今得之。」丞相曰：「試請口舉。」崇曰：「照水千尋迥，棲煙一點明。」公笑曰：「吾之柳，功在『青』字，已四押之，終未愜，不若且罷。」崇詩全篇曰：「兩絕方塘溢，遲徊不復驚。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島風清。」及斷句云：「主人池上鳳，見爾憶蓬瀛。」

范文正公謫睦州，過嚴陵河下，會吳俗歲祀，里巫迎神，但歌《滿江紅》，有「桐江好，煙漠漠。波似染，山如削。繞嚴陵灘畔，鷺飛魚躍」之句。公曰：「吾不善音律，撰一絕送神。」曰：「漢包六合網英豪，一個冥鴻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〇六，雲臺爭似釣臺高。」吳俗至今歌之。

太祖皇帝將展外城，幸朱雀門，親自規畫，獨趙韓王普時從幸。上指門額問普曰：「何不祇書『朱雀門』，須著『之』字安用？」普對曰：「語助。」太祖大笑曰：「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？」

一歲，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，為關吏所搜，盡籍之，皆南海明胎也。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，太守而下輕其估，悉自售焉。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，分珠獄發，奏方入，仁宗預料調近侍曰：「唐介必不肯買。」案具奏核，上覽之，果然。真所謂「知臣莫若君」也。

開平元年，梁太祖即位，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。時有諷錢拒其命者，鏐笑曰：「吾豈失為一孫仲謀耶？」拜受之。改其鄉臨安縣為臨安衣錦軍。是年省瑩壘，延故老，旌鉞鼓吹振耀山谷。自昔遊釣之所，盡蒙以錦繡，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。舊質鹽肩擔，亦裁錦韜之。一鄰媪九〇餘，攜壺漿角黍迎於道。鏐下車亟拜。媪撫其背，猶以小字呼之，曰：「錢婆留，喜汝長成。」蓋初生時光怪滿室，父懼，將沉於苧溪，此媪酷留之，遂字焉。為牛酒大陳鄉飲，別張蜀錦為廣幄，以飲鄉婦。凡男女八〇已上金樽，百歲已上玉樽。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〇餘人。鏐起，執爵於席，自唱《還鄉歌》以娛嬪曰：「三節還鄉兮掛錦衣，吳越一王駟馬歸。臨安道上列旌旗，碧天明明兮愛日輝。父老遠近來相隨，家山鄉眷兮會時稀，斗牛光起兮天無欺。」（止。）時父老雖聞歌進酒，都不之曉。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，再酌酒，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，詞曰：「你輩見儂底歡喜（吳人謂儂為我。），別是一般滋味子（呼味為寐。），永在我儂心子裡。」（止。）歌闕，合聲賡贊，叫笑振席，歡感閭里。今山民尚有能歌者。

餘杭能萬卷者，浮圖之真儒，介然持古人風節。有與學，著《典類》一百廿卷。天禧中，秘館購書，王冀公欽若特請附焉。冀公尤所禮重。其居延慶寺，在大慈塢，時儒皆抱經授業。師居嘗喜閱《唐韻》，諸生長竊笑。一日出題於法堂，曰《楓為虎賦》，其韻曰「脂、入、於、地、千、歲、成、虎」。諸生皆不論，固請之，不說。凡月餘，檢經、史殆百家，會最小說，俱無見者。擱筆以聽教，師曰：「聞諸君笑老僧酷嗜《唐韻》，茲事止在『東』字韻第二版，請詳閱。」諸生檢之，果見「楓」字注中云：「黃帝殺蚩尤，棄其桎梏，變為楓木，脂入地千年，化為虎魄。」後諸生始敬此書。又有云松液入地為虎魄者。唐李嶠《詠魄》詩有「曾為老伏苓，本是寒松液。蚊蚋落其中，千年猶可覲」之句，未知孰是。余頃見虎魄中蚊蚋數枚，凝結在內，信嶠詩不誣。

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，威令不素著，神骨秀異，駢齒，一日有重瞳，篤信佛法。殆國勢危削，自歎曰：「天下無周公、仲尼，君道不可行。」但著《雜說》百篇以見志。〇一月，獵於青龍山，一牝狙觸網於谷，見主兩淚，稽顙搏膺，屢指其腹。主大怪，戒虞人保以守之。是夕，果誕二子。因感之，還幸大理寺，親錄囚繫，多所原貸。一大辟婦，以孕在獄，產期滿則伏誅，未幾亦誕二子。煜感牝狙之事，止流於遠。吏議短之。

退傅張邵公士遜，晚春乘安輿出南薰，繚繞都城，遊金明。抵暮，指宜秋而入，閹兵捧門牌請官位，退傅止書一闕於牌，云：「閒遊靈沼送春回，關吏何須苦見猜。八〇衰翁無品秩，昔曾三到鳳池來。」

江南鍾輻音，金陵之才生，恃少年，有文，氣豪體傲。一老僧相之曰：「先輩壽則有矣，若及第，則家亡，記之！」生大悼，曰：「吾方擢高第以起家，何亡之有？」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盛，愛輻之才而妻之。始燕爾，科詔遂下。時後周都洛，輻入洛應書，果中選於甲科第二。方得意，狂放不還，攜一女僕曰青箱，所在疏縱。過華州之蒲城，其宰仍故人，亦醞藉之士，延留久之。一夕盛暑，追涼於縣樓，痛飲而寢，青箱侍之。是夕，夢其妻出一詩為示，怨責頗深，詩曰：「楚水平如練，雙雙白鳥飛。金陵幾多地，一去不言歸。」夢中懷愧，亦獻答一詩，曰：「還吳東下過蒲城，樓上清風酒半醒。想得到家春已暮，海棠千樹欲凋零。」既寤，頗厭之，因理裝漸歸。將至彩石渡，青箱心疼，數刻暴卒。生感悼無奈，匆匆槁葬於一新墳之側，急圖到家。至則門巷空闕，榛荆封部，妻亦亡已數月。訪親鄰，樊亡之夜，乃夢於縣樓之夕也。後數日，親友具舟攜輻致奠於葬所，即青箱槁葬之側新墳，乃是不植他木，惟海棠數枝，方葉凋萼謝，正合詩中之句。因拊膺長慟曰：「信乎！浮圖師『及第家亡』之告！」因竟不仕，隱鍾山，著書守道，壽八〇餘。江南諸書及小說皆無，惟《潘祐集》中有《樊氏墓志》，事與此稍同。

錢思公鎮洛，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。時河南以陪都之要，驛舍常闕。公大創一館，榜曰「臨轅」。既成，命謝希深、尹師魯、歐陽公三人各撰一記，曰：「奉諸君三日期，後日攀請水榭小飲，希示及。」三子相犄角以成其文，夕就，出之相較。希深之文僅五百字，歐公之文五百餘字，獨師魯止用三百八〇餘字而成之，語簡事備，復興重有法。歐、謝二公縮袖曰：「止以師魯之作納丞相可也，吾二人者當匿之。」丞相果召，獨師魯獻文，二公辭以他事。思公曰：「何見忽之深？已贖三石奉候。」不得已，俱納之。然歐公終未伏在師魯之下，獨載酒往之，通夕講摩。師魯曰：「大抵文字所忌者，格弱字冗。諸君文格誠高，然少未至者，格弱字冗爾。」永叔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，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，尤完粹有法。師魯謂人曰：「歐九真一日千里也。」思公兼將相之位，帥洛，止以賓友遇三子，創道服、笻杖各三。每府園文會，丞相則壽巾紫褐，三人者羽擊攜笻而從之。

太宗喜弈棋，諫臣有乞編竄棋待詔賈玄於南州者，且言玄每進新圖妙勢，悅惑明主，而萬機聽斷，大致壅遏，復恐坐馳睿襟，神氣鬱滯。上謂言者曰：「朕非不知，聊避六宮之惑耳。卿等不須上言。」

真宗嘗以御制《釋典文字法音集》三〇卷，天禧中詔學僧廿一人於傳法院箋注，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。制中有「六種震動」之語，一僧探而箋之，暗碎繁駁將三百字，大年都抹去，自下二句止八字，曰：「地體本靜，動必有變。」其簡當若此。

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。時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藩，道由應天。太師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，方得意於時，盡假以牙兵、寶轡、旌鉞導從，呵擁特盛。祁公遇於通衢，無他路可避，乘款段，裘帽暗弊。二老卒斂馬側立於傍，舉袖障面。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，問從者曰：「誰乎？」對曰：「太師相公。」

真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、美儀采，伴虜使射弓。時雙備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焉，陳方以詞職進用。時以晏元獻為翰林學士、太子左庶子，事無巨細皆咨訪之。上謂晏曰：「陳某若肯換武，當授與節鉞，卿可諭之。」時康肅母燕國馮太夫人尚在，門範嚴毅。陳曰：「當白老母，不敢自輒。」既白之，燕國命杖撻之，曰：「汝策名第一，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，汝欲叨竊厚祿，貽羞於閭閻，忍乎？」因而無報。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曰：「主皮之議如何？」小璫誤送中書，大臣慌然不論。次日稟奏，真宗不免笑而就之：「朕為不曉此一句經義，因問卿等。」止黜其璫於前省，亦不加罪。